人·鬼·神

柳炳仁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人·鬼·神

柳炳仁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172号

人·鬼·神

柳炳仁　著

责任编辑　陈福仁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国家环保局长沙环保学校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5印张　334千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4年8月长沙第2次印刷

印数：30,001－33,000册

*

ISBN7—5059—1129—5／I·815　定价：9.80元

内　容　提　要

他，由一个钱庄老板的娇娇崽，顷刻沦为任人宰割的小奴隶；冲出了几十年的战火硝烟，又成了战功显赫的将军；九死一生的奇特经历中，先后与两位传奇式的绝代佳人结为伉俪，才貌出众的两男一女是他们浪漫爱情的结晶。然而，当他步入一个特殊年代时，身为某大军区副司令，却一时是人，一时是鬼，一时又是神：一家人也经历了长期的爱与恨、情与仇、灵与肉、血与火的殊死搏斗。作品中，形形色色的凡人、伟人、狂人，真鬼、假鬼、魔鬼，爱神、美神、凶神，纠缠一起，你死我活，构成了一个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场景和一串串惊心动魄的情节，从而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人世沧桑，其寓意深邃，令人回味。

目　录

第一章　一个西北老乡……1
第二章　交叉的伤疤……10
第三章　神奇的子弹……23
第四章　神圣的苦瓜……38
第五章　天上与人间……48
第六章　福与祸……61
第七章　黄色小说……71
第八章　洁身童女……81
第九章　九尾狐狸精……93
第十章　第一次死亡……105
第十一章　可怕的口令……114
第十二章　古尸认识了今人……124
第十三章　辛朝海辞职……135
第十四章　胡大姐变刘海哥……144
第十五章　打死猛虎之后……156
第十六章　强刺激……165
第十七章　奇特的婚礼……178
第十八章　屁的文章……189
第十九章　《百万个为什么》……201
第二十章　老年性心理……21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二十一章　城里也有虎…… 222
第二十二章　死了的还活着…… 235
第二十三章　牛鬼向将军开炮…… 245
第二十四章　啊，男儿哟，女儿哟！…… 255
第二十五章　黄连碰到了活鬼…… 268
第二十六章　死不瞑目…… 276
第二十七章　新婚夜的恐怖…… 289
第二十八章　父母心，儿女心…… 299
第二十九章　不速之客…… 309
第三十章　相识就是诀别…… 322
第三十一章　夫妻夜话…… 332
第三十二章　死刑判决书…… 340
第三十三章　入地的，升天的…… 356
第三十四章　梦中梦…… 368
第三十五章　求救信…… 382
第三十六章　悲歌，哀荣…… 393
第三十七章　萧瑟秋风…… 402
第三十八章　时代英雄…… 412
第三十九章　死囚与天子…… 426
第四十章　副统帅的手谕…… 434
第四十一章　结局？开头？…… 445

第一章　一个西北老乡

"哗"的一声，肖铁将军把墨绿色的绸质窗帘拉上了，顿时仿佛置身于绿荫凝重的原始森林之中。

他精心地把二十吋彩色电视机的色彩、亮度和音响都调到最佳位置，然后在离电视机五米远的籐椅上坐了下来。面前变幻着一幅幅色彩绚丽的喜气洋洋的隆重庄严的画面，——首都天安门广场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就要开始了。今天，是自己参加创建的人民共和国满三十五周岁，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自己工作了一辈子的人民解放军大出风头的日子。一种复杂的情绪在他胸中奔涌。这种复杂情绪是任何心理学家的任何科学方法都测试不出来的，也是任何文学家的任何创作手法描绘不出来的。连他自己也只能大体上感觉出是酸的甜的苦的辣的咸的麻的涩的等各种滋味的东西混合着在胸腔里搅拌，各种滋味的比例还随时在变化着。这中间当然少不了一种叫自豪的东西。昨晚上，他也是通过这部彩色电视机从头至尾观看了首都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实况的。虽然他觉得艺术上不象报刊电台吹的那样精湛，但有一两处地方差点使他掉泪了。今天，他要独自一人坐在这卧室里观看天安门广场上的庆祝活动实况，不一定能激动得掉泪，但一打开电视机，全身就热呼呼的。

“今天上午，任何人都不要放上楼来。”肖铁一吃过早饭，边向警卫员宣布“戒严令”，边对着落地穿衣镜穿上一套崭新的军装，并从头到脚严格地检查着军容风纪。离休了，两年没有穿军装了。

警卫员惊奇地望着镜子里的将军，问：“要是保健医生来了呢？”

“我说的是‘任何人’，连皇帝老子都在内了。”肖铁认真地扣好风纪扣，挺了挺胸脯。

小鬼吐了一下舌头，下楼去了。

肖铁望着镜子里那个老兵的形象，心头骤然泛起一股凄凉之意。两鬓最后的几根灰色的头发也变白了，名副其实的“满头银丝”了；胡茬也全白了，仅仅剩下粗眉和睫毛是黑的；那脸上几块叫“老人斑”的鬼东西，什么时候又向四周扩大一圈了。这些还算不了什么，自然规律嘛。而那右额上交叉着的两条伤痕，却是最令他心酸的。那交叉着的暗红色的伤痕，跟老师用不太干净的红墨水在学生的作业本上打的“×”一样，任何时候看到，都是触目惊心的。那是历史在他脸上分两次添加的印记，其间相隔了四十个春秋。

“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肖铁听到播音员愉悦的声音，马上睁大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荧光屏。经过高级匠师精心修缮过的天安门城楼，雕梁画栋，琉璃屋瓦，色彩鲜艳，金碧辉煌，好不壮观。过去执意修建这座紫禁城门楼的帝王和他的继承者们，都不曾让它放射过如此绚丽的光彩。

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和党、政、军的最高领导者们，一齐出现在屏幕上了。邓小平的个头远不如毛泽东高大魁梧，但步履却比当年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还矫健。毛泽东是男人女

相，一张婆婆脸。而邓小平连眉毛和颧骨都显示出一个男子汉的刚毅。他的一举一动都显得十分的轻松自如，根本不觉得有什么东西束缚手脚似的。啊，人到了他这时候，大概才算真正的自由了吧……肖将军眼望着神采奕奕的邓小平，思绪是自由放纵的，轻松愉快的。

电视机里传来滚滚春雷似的声音，屋子里的空气都在颤动。电视播音员说那是二十八响礼炮的声音。好象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一辆红旗敞篷轿车从天安门拱门里徐徐驶出，越过了金水桥，车上站着邓小平。咦！他是怎么一眨眼就从高高的城楼上下来的呢？这位命运大起大落的人物，处处显示出神奇的力量。肖铁那几根长寿眉象天牛的触须一样扬动了一下。

阅兵总指挥、七十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向红旗轿车迎上去，用一口湖北口音报告："受阅部队准备完毕，请检阅。"

肖铁将军面对这一幅画面，思绪陡然变了方向，心底里涌出一丝丝妒羡：想当初，我……如今……他以行家里手的眼光挑剔着，认为秦基伟致报告词的语气和动作远不是尽善尽美的。假如是我，那至少……将军的背不知什么时候离开了籐椅，胸脯挺得好精神。

一千二百人组成的军乐队奏起了阅兵曲。检阅车缓缓地向东长安街驶去，驶过一列列等待检阅的部队。这时刻，至少有几亿双眼睛同时盯着邓小平了吧，肖铁天真地估算着，同时，脑子的另一部分又在想着邓小平"三起三落"的传奇史。别的地方他都很敬佩邓小平，唯有数起那几起几落来，觉得自己是可以跟邓小平比一比的。自己起落的次数不比他少，"质量"也不差，在一次"大落"时，刀已搁到脖子上，只要人家多用半斤力，就象切萝卜似的，脖根子就"咔嚓"作响了……

雄壮的军乐声伴随着分列式的进行，天安门广场上万众欢

腾。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受阅的指战员频频挥手致意。

几位元帅和将军们更是喜形于色。那几位有传奇色彩的幸存者此时此刻在想些什么呢？当年的十位元帅弟兄，除了那个小老弟异国抛尸、死有余辜之外，其余死了的和活着的，仍都是民族的精英，都是军队的骄傲。而十位元帅中，自己最崇拜的死了，自己最憎恨的也死了。有意思。

女播音员用激越的声调广播着："在接受检阅的部队里，有参加秋收起义、平江起义和井冈山反'围剿'的红军连队，有——"啊，有我的连队！肖铁将军顿时觉得年轻了五十岁，向前倾着身子，天真地在透过荧光屏寻觅着历史的痕迹，寻觅着自己年轻时的身影。

"军事院校的方队过来了！"

肖铁一听，两眼睁得更大。他在寻觅的不再是自己年轻时的身影，而是寻觅自己儿子肖延斌的形象。在那横看是一条条直线，竖看也是一条条直线，斜看还是一条条直线的方队里，个个都象他那个儿子，可又没有一个是他的儿子。他心酸地闭上了眼睛，因为他儿子在十多年前就悲惨地死去了……

"首长，"警卫员站在房门口叫道，"首长，首长！"

肖铁好久才扭过头 问："什么事？"

"有个西北老乡来了，要见你。"

"请他在楼下等着吧。"

"是。"小鬼走了。

"英姿飒爽的女卫生兵方队过来了！她们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出现在阅兵序列中的。"女播音员的声音除了激越，还有几分骄傲和自豪。

肖铁身子向前倾得更大了。看着那一个个健壮、标致的女

军人，他又在全力寻觅着，寻找他的爱女肖佳佳的身影。在那横看是一条条直线，竖看也是一条条直线，斜看还是一条条直线的方队里，个个都象是他的女儿，可又没有一个是他的女儿。他又心酸地闭上了眼睛。他心爱的女儿也在十多年前死去了。当时全国人民都只听说她死得很英雄，而他和少数人却知道她死得既可怜又可悲。十几年来，只要一想起女儿之死，他就会脸发烧，心里作酸。

“首长，首长！”警卫员又在门口叫他。

“你老来叫什么？”肖铁有点火了。

“那个西北老乡就要见你。”

“活见鬼，我不见！叫他在楼下等着。”

“空军地对空导弹方队过来了！”播音员象是服用了超剂量的兴奋剂，那声音使这位离休的老将军立刻由悲痛的情绪中解脱出来。他两眼凝视着那排列整齐徐徐前进的导弹方队，想起了当年自己参与指挥击落一架入侵的U—2型飞机的情景。啊，当时从二十多公里高空揍下敌机的不就是这支部队吗？如今阵容可强大得多了。

“首长，首长！”警卫员又在门口叫唤了。

“你今天是怎么了？！”将军怒气冲冲地问道。

“那个西北老乡叫你马上下楼去，不然他就要冲上来。”警卫员大声说。

“哪个捣蛋的老乡？还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给老子把他赶出去！”将军那果断的声音和手势，使警卫员不敢再说半个字。

“战略火箭方队正庄严地接受检阅！啊，我们的战鹰带着几十万空军战士对共和国的美好祝愿，飞临天安门上空了！”播音员俨然在朗诵抒情诗似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肖铁从荧光屏上看到护卫机拉出的八条绚丽的彩烟。跟着来的是十八架轰炸机组成的第二梯队；一阵雷鸣，三十二架强击机组成的四机梯队和十八架歼击机组成的品字形楔队飞临天安门上空。

播音员纵情朗诵着："空中，战鹰在翱翔；地上，铁流在前进，金戈铁马，壮我国威，壮我军威！"

"说得好！"肖铁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举手解开了风纪扣。他觉得全身每根神经都兴奋了，每根血管都扩张了。

"首长，首长！"警卫员又来叫他了。

"你快给我滚下去！"将军狠劲地拍打着籐椅扶手。

"我不走！"小鬼也火了，"你听我说嘛！"

"还说什么？"

"那西北老乡在楼下骂你，骂得好凶呢。"

"给他泡杯'龙井'，削几个苹果，把好吃的都端给他，让他骂去。等我看完了电视再说。"

"我可不是来讨米的！"楼下传来一个粗犷的声音。

警卫员急忙向肖铁走近两步，压低嗓门说："首长，我看这个老乡很有问题，样子好凶的。"

"哦？好，我下去！"肖铁起身便走。

擂鼓似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一个身材高大蛮气十足的大汉迎面上楼来了，挺挺地站在肖铁的房门口，睁着两眼怨恨地紧紧盯住了肖铁。

肖铁眯着眼睛，愣愣地盯住大汉，只见那人着一身青布衣裤，脸色黝黑，头发蓬乱，起码有三个月没动过刀剪。厚厚的嘴唇闭得很紧，被乌黑的胡须团团围住了，显出刚毅的轮廓。再加上两丈外就能闻到的浓烈的羊肉羊奶特有的膻味，真叫人有点望而生畏。

警卫员认定来者不善，说不定还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刺客。所以，暗中做好了用生命保卫首长的准备。

电视荧光屏上，一幅幅彩色的激动人心的画面，还有播音员兴奋愉悦的解说，对这三个人来说似乎都不存在了。在肖铁和大汉脑海里，各自映现的是不同时期、不同色彩的杂乱无章的画面。

“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大汉质问道。

“你是……你是……”将军顿时口吃了。

“我是一句话说不清的人物。对吧？你知道，我曾经是在你手下出了名的战斗英雄，后来又是在你手下成了全国通缉的杀人凶手。不过，你不知道，我后来又在一个地方当上了真龙天子！”

肖铁两眼一亮，脸色刷白，身子摇晃着，但很快就站稳了。他慢慢地张开战抖的双臂，嘴巴翕动了两下，蹒跚着向大汉扑过去，凄然地呼喊着：“我的儿……子啊！你可……”

“唉呀呀！”大汉突然惊慌失措地后退两步。

肖铁几乎是扑上前去，把大汉紧紧地搂住了，嘴里不住地说：“我的儿子，你没有死呀？你真的没有死？我的儿子，你真的回来了？我的儿子……”

“不！”大汉一愣，斩钉截铁地对肖铁说：“我不是你的儿子。我是朱良山，是朱营长！”

“不！不！”肖铁更激动了，执拗地把他搂得更紧，说：“你是我的儿子，是我的亲生儿子。我只剩下你这么一个儿子了！”

朱良山见他脸色苍白，嘴唇颤抖，一边用身子稳稳实实地支撑着他，一边对警卫员说：“快打电话，找保健医生！”

“不！”肖铁突然松开双手，镇静地站住了，对警卫员

说："找医生干什么？我好好的。"

警卫员被肖铁大起大落的情绪变化弄糊涂了，愣愣地望着，不知如何是好。

肖铁意识到自己刚才失态了。朱良山是自己的儿子，也曾是全军闻名的战斗英雄，后来又成了全国知名的杀人犯，那以后的十几年他逃到哪里去了呢？怎么又当上"真龙天子"了呢？他明明知道我是他父亲，为什么又不认呢？……慢慢来吧。他对警卫员说："他过去是我们部队的营长，现在是我的客人。你先领他去洗个澡，把我的衣服拿几件给他换上。告诉厨房老万师傅，从中午起，多做一个人的饭菜。把楼上东头那间房子收拾一下，让他睡那里。"

当天晚上。电视机开着，荧光屏上是首都一百五十万群众举行盛大国庆晚会的实况。无数耀眼的彩灯和五色光柱，把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装点得象神话里奇妙的水晶世界。天安门城楼宫灯高挂，广场四周的苍翠松树上彩灯闪烁，宛如点点繁星，同高大建筑物上镶饰的串串彩灯交相辉映。四十盏高达四十米的钠铊铟灯，四组大型霓虹灯，给盛装起舞的人群涂抹上一层华丽的光彩。悠扬欢快的乐曲，掌声、笑声、歌声，在天安门广场上汇成欢乐的海洋。

今晚的天安门广场，又是个举世瞩目的热闹场所。

肖铁将军还是独自坐在离电视机五米远的那张藤椅上，心情却和上午观看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时大不相同了。朱良山的突然出现，彻底打破了离休以来相对宁静的生活。"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一生戎马倥偬、大起大落的肖铁，在晚年接受了这样一种处世哲学，以求自身心理上的平衡。这二十八字言是镌刻

在四川省新都宝光寺屋柱上的对联，显然该划入“四旧”之列而大扫除之。但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为一位往天府任职的将军指点迷津时，将它原封不动地夹在最高指示中了。使它改变了“封、资、修”的性质，沾上了马列主义的灵光宝气，并被许多高级的文官武将活学活用起来。肖铁用抓筷子的样子抓起中楷毛笔，把这对联写成条幅，贴在卧室墙上，好多日子都坚持“天天读”。他决心使自己有限的晚年尽量过得宁静些，轻松些，对那些血与火、灵与肉搏斗的往事，少去回顾。“写什么回忆录？自找苦吃。我才不愿回头去嚼那种‘精神黄连’呢！”他不只一次用这样的话教训自己精力充沛的妻子，回绝前来约稿的报刊编辑。

随着朱良山的突然出现，那远远近近的往事，远远近近的人物，就象钱塘江大潮似的席卷过来，不允许他再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了。

电视机里映现出来的天安门之夜的实况和播音员激越的解说，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了。他让警卫员带朱良山去参加省会国庆游园晚会了，自己守着这栋将军楼，觉得有些孤独。他想起了在北戴河疗养的妻子，马上给她挂了个电话，告诉她：“朱良山没有死，他回来了！”妻子沈一萍听了，显然兴奋得哭了，声音都变了。她今晚肯定会失眠。肖铁打完电话就这样断定。

肖铁回到电视机前坐了一会，实在无心观看那热烈的狂欢场面了。他站起来，摁了一下开关，电视荧光屏顿时变成了一片灰蒙蒙的方块。慢慢地，他仿佛从灰蒙蒙中看到了久违了的那些人，那些鬼，那些妖，那些美男子般的野兽，那些妙龄少女般的妖精，那些口不离圣经的鬣狗，手不离念珠的魔王，还有那被人捏泥人似的玩弄而死的女儿，被伟大的革命革去年轻生命的儿子。还有一时被说成是神而一时又被说成是鬼的自己……

第二章　交叉的伤疤

肖铁只穿着背心和短裤，躺在卧室的竹床上，就象一只被乱箭射伤的狮子，驯服地接受保健医生方婷婷的治疗。他脸色蜡黄，眼皮和眼泡都浮肿了，使一双本来很大很有神的眼睛眯得只留一条缝了。从眼缝里发出茫然的、幽怨的、委屈的光。右额上一条黄豆荚大小的伤口，无声地沁着一些血水。要不是方婷婷来了，他是不愿意睁开眼睛多看四周一眼的。因为这间本来很宽敞、很明亮的、供他在家办公和休息的房间，目前不再能给他丁点儿舒适之感，而只能给他莫大的屈辱和悲伤。

肖铁用了十几年的电话机子被拿走了。办公桌上宽大厚实的玻璃板，被砸出四条幅射状的裂缝。四周墙壁上贴了好几层各种颜色的大字报。天花板上还有一幅巨大的讽刺漫画，把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画作一只龇牙咧嘴的老母鸡，翅膀下是一群刚刚出壳的神态丑陋的小鸡崽，小鸡崽身上分别写着×、×、×、×……一长串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姓，最后两只小鸡身上写的是军区司令员赵俊杰和他肖铁的大名。这幅漫画如果出自他人之手，肖铁会骂一句“你娘卖×的”也就算了，可它偏偏是自己的掌上明珠——宝贝女儿佳佳画的，骂一句？骂一百句又是什么滋味？

连续二十七天的批斗，受到的折磨对肖铁来说的确是史无

前例的、残酷无情的。他有时也觉得可笑，开始被人们拖着去批斗时，他还死虎不倒威，声色俱厉地正告那些以无法无天为荣的人们："老实告诉你们：我是在周总理领导和指挥下，跟林副统帅一起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老战士！是堂堂的人民解放军一个大军区的中将副司令！"实在太滑稽了，说那些高级废话顶个屁用！

那天，本来是要召开几千人的大会，揭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军区司令员赵俊杰的。因为军区党委常委们倒的倒垮的垮，眼下只有肖铁这个第一副司令和一个摇摇欲坠的副政委葛天明算革命领导干部，还有一个年轻力壮的参谋长辛朝海是上头明确了"是一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大会由肖铁主持，他怀着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钢铁决心，怀着对修正主义的革命义愤，希望通过自己主持的这次批判大会，让赵俊杰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真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会议正在进行，军区"运动办公室"主任辛朝海正在做批判发言，只见"运动办公室"副主任杨宏之匆匆上台，将一个文件夹子递到肖铁面前，说："刚刚收到的林副统帅的重要讲话，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看，请您向大会传达一下吧。"

辛朝海一听，马上中断了自己的发言，说："革命的同志们，刚刚收到林副统帅的重要讲话，现在先请肖副司令员给大家宣读吧！"说着，把麦克风推到肖铁面前。

要向广大革命群众宣读林副统帅的指示，肖铁顿时觉得神圣起来、神气起来，情不自禁地一连咳了几声，清了清嗓子，挺了挺胸脯。等他戴上老花眼镜一看，才知并不是什么正式文件，而是一份传单，上面印着《林副主席接见三大军区革命领导干部时的重要讲话》。肖铁最怕当众念文件，因为肚里墨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